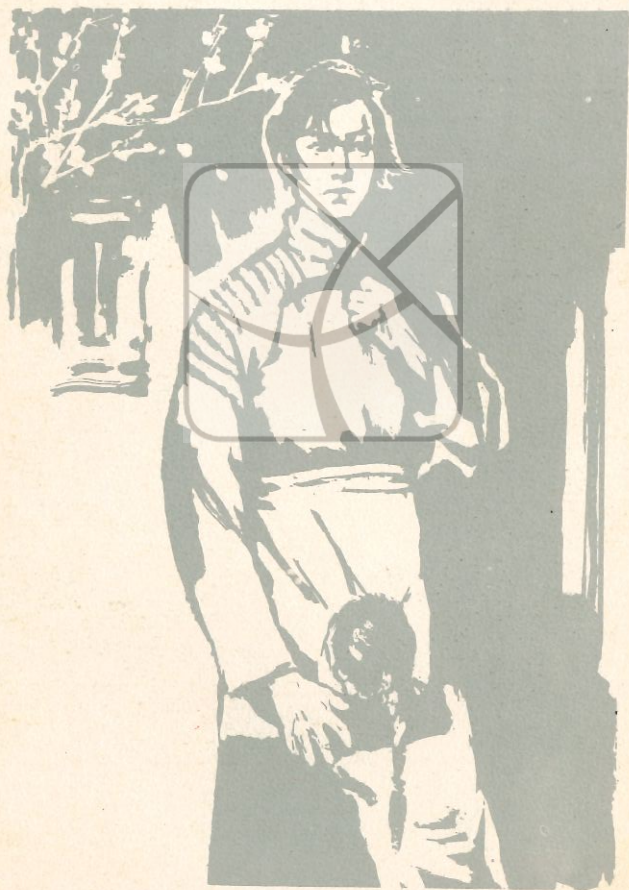


生命的艱途

高 澈



向陽文化企業公司



洪天賜教授捐贈 生命的艱途

高 澈



向陽文化企業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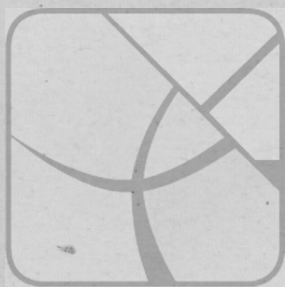
天淵集卷之六



內容簡介

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作者接受了社会新生力量的洗礼：他以满怀热情去歌颂光明，以满腔愤恨去抨击黑暗。通过本身周遭發生的事物，也写出了下层人民，在现实压力下的生活詩篇，虽然有客觀情况的局限，而却不断地从各角度，去說明和強調，唯有生活环境澈底的改变，人们的好日子才会到来。





目 錄



願(代序)	
兄弟, 別再賭了	1
報 販	6
正午、河畔	8
賣烟糖的老婦	10
給一些人	12
野 草	14
噴 泉	16
給苦難的人們 ——看「黑天堂」後	17
馬溜, 我明白了 ——觀「一個蘋果就是一個世界」後	20
風	22
波盪的激情	24
阿群的一家	26
花 匠	34

我們都來了	37
大掃除	39
生命的艱途	41
後 記	



愿 (代序)

在這翻天覆地的時代
願我們是活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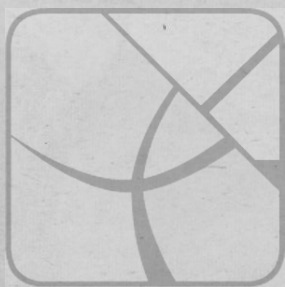
我們有熔漿的胸懷
翻滾着火熱的青春

隨時都準備戰鬥——
爆開一個又一個力量

震掉一切壓迫
叫丑惡面目都粉碎裂開

願我們是活火山
在這翻天覆地的時代





兄弟，別再賭了

兄弟，你們原是：

同一藤上的苦瓜

處境一樣清苦

生活更息息相關

可那幽室里

或街頭巷尾

却不時見你們

圍聚在一起賭博

親愛的兄弟啊

可有清醒地想過：

每天早出摸黑

流盡血汗掙來的錢

怎麼竟糊塗地互相騙取？

X X X

睜開眼睛看看

兄弟們血淚的遭遇吧

那建築工場

土崩、架塌、失足……

(多少青春被人禍摧殘了)

他們冒着生命的危險

建立了高樓大廈，洋房別墅

而自家却擠在陰暗的鴿子樓

晚上睡在髒冷的樓板上

.....

那紡織工廠

他們經過了複雜的工序

製造了一匹又一匹布料

自己却不輕易買它一碼

爲孩子們添一件新衣

更何況換換那褪色的身裝

.....

那商業碼頭

他們扛包頭、搬貨箱

從日出到日落西山

天天堅持到精疲力倦

却落得蹲在路旁食攤

以稀粥淡飯、豆芽鹹菜

解決一日三餐

.....

那汽車工廠

他們費盡心血

把每副複雜的零件

不漏一粒螺絲的

裝配成一輛輛簇新的汽車

而自己却天天擠巴士

帶着汗水上下班

.....

回顧我們兄弟的老板

他們躲進冷氣房

翹起腳來口含雪茄

眼珠幾下翻動

鬼計惡謀上心來

於是，鈔票滾滾而進

他們不用流血出汗

却住我們建的大洋房

他們不事紡織
却穿我們血淚交織的結晶
他們不動獵槍、不撒魚網
餐餐山珍海味由我們服侍
他們未沾一滴油屎
出入享用我們完成的汽車

.....

X X X

是呀，在不合理的現實中
我們勞動的財富被竊取了
養肥小撮貪得無厭的人
我們原是被剝削的一群啊

兄弟，別再賭了
貧窮絕非命運安排
莫教貪的慾念
沖昏了腦袋

兄弟，別再賭了
快投入生活的洪爐
和廣大的兄弟姐妹在一起

團結起來斗爭到底
幸福的日子啊
唯有靠集體去創造



報 販

黎明雖快到來
但路還是模糊不清
小心呵
黑暗中有惡狗跳出來

派了幾家啦
清晨的天氣很冷
但總不見你
好好地歇下來喝杯熱茶

幹嘛行色匆匆
哦！對了
是不是在五點以前
要趕去派給那間咖啡店

今早雨下得又長又大

路滑又難行
准又有幾家不通情理的
責怪你貪睡遲到呵

那些存心拖欠的訂戶
可把逾期的報費清算
要不，這可苦了你呀
又得去東籌西借

是的，一家大小要生活
而每天的入息祇三幾塊錢
一日三餐粗茶淡飯
那堪再節外生枝

你呀，真不愧是生活勇士
風中來，雨里去
可也和大伙兒一樣
期待那幸福的召喚？



正午·河畔

正午

太陽烘着

沉默的無名河

河岸上

有冷氣的「馬賽地」新車

載着名流紳士一群

迎着愜意的海風

揚塵而過

而此刻

無名河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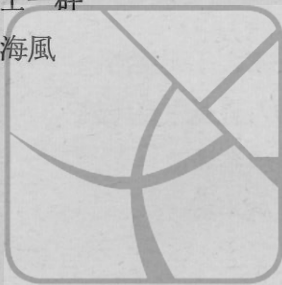
幾個拾荒的

正捲高褲管

吸着泥臭

忍住日炙

在悶人的空氣里



掙扎地

鉤着生活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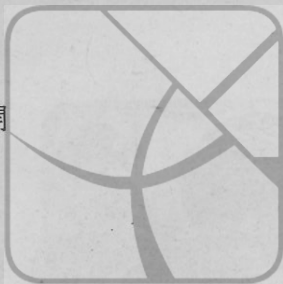
賣烟糖的老婦

坐着
是一種睡態
但她不會
也不敢入夢

有行人掠過
驀地
把老花眼睜開
遂又半闔着

賣一包香烟
賺幾分錢
而一毛糖
臉也稍有慰色

老婆婆，妳累了



累得該休息啦
可恨「生活」
却不管妳的倦意



給一些人

熱血不會停止沸騰
當看到不幸者在迫害下掙扎
愛憎的感情也不模糊
愛勞苦群眾，憎吸血惡鬼

既然嚮往幸福的天地
也盼望美好的日子
却又把自己禁錮在斗室
讓青春偷偷地哭泣
讓生命風帆靜泊在無風港里

可是斗室外的天氣惡劣
恐怕暴風雨在張牙舞爪
會把血肉之軀捲噬而去？

也許以為海燕般地迎斗風雨巨浪

是孤軍作戰，不堪一擊
但可曾把眼光放遠地眺望
還有勁草、堅松、寒梅、靦竹……
不也是頑抗風雨的一批？

相信吧！朋友
果敢的人並不勢薄力單
一個光榮仆倒了
還有成千上萬蜂湧前進
看！那鐵的行列
踩碎了多少腐朽陣營

透過陰沉沉的氣候
是那光芒萬丈的太陽
跳出斗室啊
堅持向日葵的信念
光明遠大的理想
在時間的考驗下將必實現



野草

在烈日的曝曬下
我們接受火熱的熬煉
抬着頭生活

當烏云挾着雷電
猙獰地張牙舞爪時
暴風雨猛襲過來了
我們肩併肩
高唱戰歌
斗志昂揚地迎向他們
緊接着一場激烈的搏鬥
而後落荒而逃的
不是我們

黃昏以後
我們抵抗寒夜

千萬顆冷露
凍結不了堅強的意志
明朝，我們將以
蓬勃的綠意
活得更生氣



噴 泉

把寶貴的時間虛度
把美好的青春浪費
你儘管跳躍

你儘管跳躍
却永遠跳不出
生活的小天地



給苦難的人們

——看「黑天堂」後

是誰把你們迫上生活絕境？

是誰把你們推向死亡邊沿？

多難的人們呵遍世界……

你們，澳洲的土人

生於物產豐富的「天府之國」

沒有營養的麥類和食肉

却要終年捕抓蜥蜴當糧食

你們呀，苦難土地的兒女

拉丁美洲並非貧瘠之地

那墨西哥濃郁膠汁的橡林

那委內瑞拉遍地的油田

那玻利維亞湖河的魚產

那秘魯……

但是，你們却終年餓着肚皮
生活中是一片水深火熱

你們呀「金元大帝國」的貧民
哈林區流滿你們的血淚
布利華區有遍地的失業兄弟
還有，那如今荒蕪了的東部礦區
礦工同胞正面臨死亡的威脅

你們呀災難印度的人民
飢荒腐蝕你們的生命
病魔吞噬着你們多疾的身體
一雙雙血淋淋的罪惡的手
無時不蹂躪着這地獄人間

你們呀非洲大陸的主人
多少黑人兄弟已從沉睡中醒來
掀開如火如荼的風暴
你們拍賣廉價的血汗
換回來的却唯有硬麵包
還有，南非的黑人勞工

處境更與奴役一般無異

啊！你們呀全世界的難民
別再做俘虜和奴隸了
別再做一輩子受鞭打的牛馬
緊緊地團結起來
在那強盜資本家的剝削溫床中
在那鬼哭神泣的人間地獄里
狠狠地殺出一條血的生路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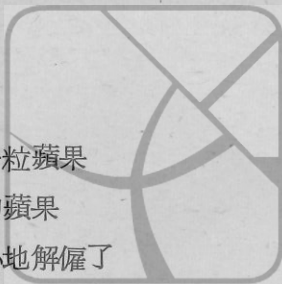
馬溜，我明白了

—— 觀「一個蘋果就是一個世界」後

我明白了，馬溜
爲何你下定決心
忍痛離開善良勤樸的妻
和那飢餓交迫的女兒
馬溜，我明白了

是的，馬溜
爲了替女兒檢一粒蘋果
一粒滾出木箱的蘋果
你竟被別有居心地解僱了
這惡毒的藉口呵
這殘酷不平的現實

馬溜，我明白了
並非你不腳踏實地地生活



更不是你好吃懶做
你終於下定決心走回老路
因為你和一般勞苦兄弟一樣
已迷失生活方向
在那黑暗的時代里走投無路

馬溜，我明白了
除非窮人家的生活全面更改
除非現實中不再有人吃人的社會
還有成千上萬飢寒交迫的人
不再步上你不誠實的路
而是緊緊地並肩在一起奮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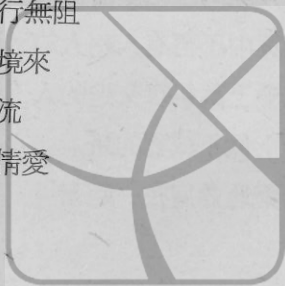
風

赤道的「繁榮天堂」
是多風的地帶
風勁狂而狠
猛括着我們生活的時代

歐美之風暢行無阻
老遠地飛入境來
激起新潮氣流
泛濫着自由情愛

曾幾何時
港台灰黃邪風也橫行無礙
千萬個思想根紮不穩的人
都迷失在生活大海

自殺風更不時拂起



吸毒風也難以捉摸捕逮
正在看得眼花繚亂
工傷、車禍又造成「風災」

最令人驚心動魄的
那漲風猛烈難挨
鈔票被括得無影無踪
小市民更加束緊腰帶

「繁榮天堂」冷意陣陣
到處是風的存在
凍得人們咬牙切齒
恨不得立刻消滅風害



波盪的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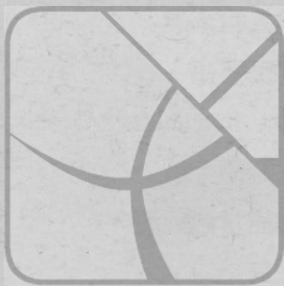
全身的血液刹時奔騰
當一個人民的勝利巨浪
衝破了頑固的舊堤岸
像漫漫長夜的祖國啊
一朝紅霞的必然映現
無數顆興奮的心啊
怎不歡呼鼓掌？
怎不放聲歌唱？

「四海翻騰云水怒
五洲震盪風雷激」

偉大的七十年代
好哇好
亞非拉，這茁壯中的小草
不怕風來不避雨

一切阻撓和壓力
終歸大團結所逼退

世界啊
會更明亮
看那紅太陽的光芒
爲前途照出燦爛方向



阿羣的一家

斑駁漆落的陋牆
鬆懈不平的地板
陽光透過方碼的窗口
照不亮百來方呎的睡房
那就是阿群的居家
它飽含窮人的辛酸
傲立在貧民樓房

X X X

白髮爸爸行的大舫
年久失修而常鬧破漏
祇好泊在河岸口
等候老板的發落

爸爸天天焦急地守候在「烏必」外
催着老板早一日修理大舫船
而他總是悠閒地含烟在口

——再過幾天才作打算

老鬼的算盤敲得響

料那破爛貨難把大錢賺

便揮揮手把頭轉過去

窮人家的死活他那管

爸爸恨得真想給他一記耳光

X X X

母親大清早就孤身隻影

登上了一座座住屋樓梯

氣喘的臉上皺紋歷現

不是去訪親會戚

而是給人家洗一桶桶髒襪衣

雙手在皂水中泡到浮腫生蠟

到期拿了幾十塊的洗衫鏹

還不夠每日的菜餚費

和醫治那多病的胃

X X X

大哥是枋廊的勞工

和工友們在烈日下穿梭綁枋

長長的枋喲又粗又重

搬動、選疊、綁紮成庄
每天披星戴月
累得腰背四肢痛酸

每噸的枋叻祇兩塊出
月頭又拼又趕到月尾
掙得三百元的待遇
如今生活費漲如猛風吹
——貴出百巴仙的柴米油鹽
和五張嗷嗷待哺的生命小嘴
要怎樣呀來把貧苦擊退？

X X X

阿群天未亮就離開被窩
那管是雨打風暴
他都騎着那輛舊摩哆
沿戶逐家去送報
然後又從家里換上工裝
奔向建築場幹活
這樣天天和時間賽跑
生活的辛酸苦辣——
報戶的嘮叨，資本家的壓迫

教他領嘗着社會的本質

他不屑去把酒悲歌

更不會麻醉在靡靡之音

十多年的現實教育

工友們的從旁指引

若肥水澆在土垠里的根

使他的思想之苗生芽發青

迎接燦爛的陽光

他不願化爛泥消失生命

決心把青春獻給光明

X X X

十三歲時的三弟

便踏入社會的門檻

不是爸媽不讓他求學

現實生活是一重棍呀

打在窮人的身上

他祇好到咖啡店當伙計

教十二小時的每天工作

——捧茶水、洗杯掃地

累得他精疲力倦

晚上在睡夢中

還常見到老板罵人板臭臉

偶而他翻翻二哥的書

百忙中阿群幫他理解「路邊草」

抽空時工友們帶他看「小當家」

還有更多好書好影片

正點滴地給他介紹提意見

但在複雜的工作環境下

他也學會了哼流行曲

理髮時認為「留角」更好看

有時也口出粗言穢語

腐敗的社會風氣爲害無窮

欲捲他入無底的墮落深淵

阿群和工友們却伸出結實的手

緊緊地把他握住

要在逆境中闊步昂首

X X X

不幸却落在四弟身上

自小他像野馬馳騁生活廣場
到處輾轉當童工
賤賣氣力換取三餐
却常教老板敲頭摑嘴吧
他憤怒地離開最後一間工廠
流浪在街邊看人家玩「知甘」
晚上在賭博間「看水」

阿群時常去探訪工友
難得有時間碰他一面
雙親偶然找到他回來
怒罵鞭打要他變
從此再也不入家門檻

阿群終於在街頭找到他
他却跳上腳車飛奔而逃
眼巴巴地望着他消失在巷尾
阿群的血液驀地沸騰漲高
——又一個被罪惡社會誤導

X X X

一個狗吠汪汪的深夜

強烈的手電筒光
搜索着阿群家的每個角落
面對着丑惡的瘋狂
可憎的話咄咄逼人
媽媽急紅了眼眶

阿群早已料到
無辜的四弟必然惹來禍患
但這唯有教他更咬牙切齒：
一切腐敗的事物在泛濫
惡毒的手使他成了偷竊犯

媽媽漏夜燒香祈禱
願四弟在外保佑於神靈祖先
爸爸坐在牆角沉默地抽烟
這一夜家人都在牽掛
焦慮代替了睡意

X X X

媽媽的臉上
再也露不出一絲笑容
時常對着家人訴說：

「我們到底前生做什麼錯
今世才受這樣多罪惡
天註定我們這般多事？……」

看着母親憔悴的臉孔
阿群的心如刀割
他緊緊地捏一把拳頭
清醒的腦子在呼喊
這不是命運安排
更不是神鬼在作怪
這苦難的根呀要拔除
唯有把不平的現實踢翻！



花 匠

太陽曝曬着大地
他穿梭在「大花園」
掘土又鬆泥
栽花又植樹

X X X

栽下了最後一根幼枝
他伸直了酸痛的腰板
慢慢地抹去滿頭汗珠
眼簾映入一片紅花綠樹

拍落手中的泥屑
摸出袋里的半截烟
劃了火柴燃上抽着
思想的翅膀却已飛回家

彷彿赤膊的孩子們就在眼前

舞着小木枝在沙地上追逐
唉！這些可憐的孩子
爸爸無力供他們讀書

媽似乎又坐在門檻旁
抱着襁褓中的小寶
偶而抬頭看看孩子們
一面料理着晚餐的江魚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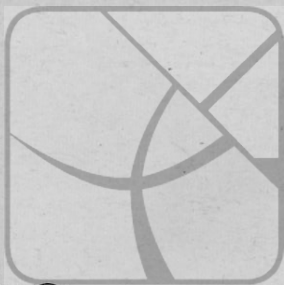
妻的咳聲又傳過來了
伴着那軋軋的車衣聲
那一堆堆的水貨
能掙得幾個錢呢？

X X X

他蹲在椅子上
望着孩子們汲着豆腐湯
然後挾炸江魚仔混飯狼吞虎嚥
妻也埋頭挾起一團飯緩慢塞入口中

心靈深處驀地掠過一絲苦笑
種了多年的花樹

這廉價的待遇
還不值幾株胡姬



我們都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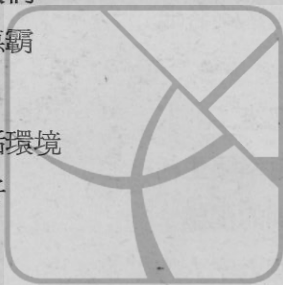
來自工廠
來自礦山
來自膠林
來自農田
來自祖國的各地

我們都來了
因為對幸福生活
有共同的渴望
對一個人吃人的社會
有滿腔的憤慨

我們都來了
匯成排山倒海的人潮
湧向城市、鄉鎮
湧向大街小巷

在這苦難的土地
把一個偉大的理想
傳播給人民

我們都來了
人潮日益澎湃
要走遍大漢山
喚醒沉睡的人們
打豺狼、懲惡霸
斗牛鬼蛇神
把多災的生活環境
變得真正美好



大 掃 除

揮舞我們手中的掃帚
向天花板、向四周板牆
清除那縱橫遍佈的蜘蛛網
掃盡那寄生的污垢

地面的穢物塵埃
一樣難逃「劫數」
再撒遍地水花和肥皂粉
刷它光鮮得煥然一新

我們探汲小溝的垃圾
讓溝水暢流無阻
門外是坎坷不平的砂石路
我們把它修填得靜水般平坦

我們每雙愛勞動的手啊

要發揮集體的力量
看我們臉上發紅光
涔涔的汗水淌出全身



生命的艱途

(一)

街角座落一間咖啡店
店口徘徊着一群散工
不時把眼光投向街心
盼望飛來一輛輛囉喱

虎背熊腰的工友
轉眼間登上囉喱離去
丟下年老力衰的一伙
蹲在騎樓下干着急……

良伯怔着深邃的眼睛
臉上皺紋歷歷可見
那可憎的話又刺進耳朵：
「阿佬，你可回家享福啦！」

「這把老骨頭不中用了，媽的！」
他顫抖着手燃上香烟
深深地抽吸着……
又緩緩地吐出烟霧

烟霧漸漸擴散
眼前模糊一片
千萬般情緒撩動心湖
辛酸往事又在腦海浮現……

(二)

他自小隨家飄洋過海
遠離動盪不安的唐山
戀別多難的親友
——爲了尋求一綫生機

從此父親在半島森林伐木
廉價地出賣勞力
生命是懸崖上的沙粒
隨時都有墜落的危機

母親在礦場里淘錫米
還得照料家務和孩子
她不會好好地睡過一覺
夜深了還在做細活

那一年他剛背起書包
一個晴天霹靂驀地轟來：
被迫抱病工作的父親
活活被壓死在一棵大樹下

媽媽傷心地哭腫了眼
痛罵那狼心狗肺的老板
工友叔叔爭先恐後來支援
幾十顆憤怒的心擰成一團

痛失了可敬的親人
生活上失去一根支柱
爲了掙扎求生
他唯有忍淚離開校門

他於是當起童工

在魚行里打掃搬東西
每一回搬不動滿箱的魚
老板總臭罵他一頓

他沒有帶着眼淚回家
暗地里却恨在心頭：
「哼！看我人小好吃
以后叫你叩頭吃屎。」

他也曾在箱廊討活
多少次鐵鎚落下
手指被鎚得紅腫
他却咬緊牙關不哼一聲

他不會向媽媽哭訴
當鐵釘刺傷了脚板
就像老板指着鼻尖恐嚇他
他無畏地挺直腰板相向……

X X X X

年輕的時代
母親時常抱病榻上

在捉襟見肘的窘況下
他挑起家計重擔

就這樣呵以勞動的雙手
硬頂着生活大山
在丑惡的現實荊棘中
他無視地昂首闊步……

他上漁船到大海撒網
經受風吹浪打、雨淋日曬
滿載而歸的是鮮魚一艙艙
收穫的却是漁霸的敲榨

他在陰暗的貨倉做搬運
涔涔汗水滴在足跡上
就若顆顆光芒珍珠
落入大肚臍的私囊

他到海上輪船賣氣力
多少貨物被起落
無盡勞力化爲財富

却叫吃人的制度竊取殆盡

X X X X

那年日本鬼子南侵
到處掠奪殘害良民
多少家妻離子散
多少戶家破人亡

話說一個黑沉沉的夜晚
兩個鬼子大搖大擺到他家
東翻西搜刮財物
四隻鬼眼在獵視

母親戰兢地殺雞宰鴨地忙「招待」
那知一個鬼子瞥見二妹
纏住她托下巴調戲
另一個也湊上去毛手毛脚

大弟見狀怒火燃心
暗地橫出巴冷刀砍倒一個
阿良緊接着撲向另一個
大弟看准一刀再結果這悍兵

弟妹們驚成一團
母親嚇慌了手脚
兩個死屍匆匆被收拾
他們被迫漏夜遷居星島 ……

在日本鬼子瘋狂迫害下
他經歷人們受灌水踏肚
不少鄉友也橫屍槍尖下
更無恥的是剖孕婦當兒戲

一幕幕血淋淋的現實
教他心中爆出憤怒火花
沸滾的血液欲奪腔而出
他因而奔向抗戰前方 ……

三年零八個月血的鬥爭
終於叫鬼子向人民跪下求饒
那一年他勝利回家
重新披上生活工裝

X X X X

三十多個春天悄悄溜走
母親已抱病而終
弟妹們也各奔前程
在困境中他結識了終身伙伴

在人生戰鬥道路上
又跨進了另一里程碑
他更果敢地面對現實
迎向生活的暴風雨

每天他捐貨背包頭
烈日下往還於長長狹板
老板的棧房開了一間又一間
自己却始終愁米憂鹽

X X X X

多年的時間轉眼飛逝
兒女們先后踏進校門
讀書開銷像難解的結
緊緊地纏在心上

應付了大兒子的學費
又設法籌足二女兒的雜費
但又來個最小的缺書
他祇得又先去找工友商量

妻辛苦掙來的工資
早已支付逾期的房租
當他托着腦袋在苦思
又發現牆邊米缸空擱着

好不容易在學校兼做看門
夜里躺在布床上思潮起伏：
拼死拼活祇有頭家更發財
這世道窮人日子怎麼挨？

X X X X

生活在朝不保夕中度過
一直跨向風燭的晚年
流汗的歲月養肥了老板
他的體力却再也抬不了米包

在一次起貨時

他跌了一粒樹膠落海
老板乘機調他到辦公室：
「你可回家休養，別再來啦！」

他抓起桌上五十塊「休養金」
狠狠地擲向眼前的「吃人狼」：
「別貓哭老鼠假慈悲
量你們不會有好下場！」……

X X X X

可丑惡現實迫人太甚
在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
他那能幹可親的大兒子
隨着一陣狗吠聲離開家門

左鄰右舍都異口同聲：
「這孩子常來幫我們修屋做勞什
又抽空給咱小孩補習功課
這麼好人怎會危害社會？……」

家人都深憂着阿大的遭遇
工友鄰居絡繹不絕來慰問

他偷偷地揩去激動的淚滴

——好一個阿大

禍難波浪地湧向生活底層

貧窮的擔子是那麼沉重

失去阿大工作來幫家計

他毅然地又投入散工行列

但他畢竟像副老機器

從事生產不令人滿意

年青的抬了幾十箱罐頭奶

他卸下三幾箱就頻喘氣

每當督工手叉腰虎視他工作

眉頭總是皺得老高

漸漸地難得有人看他一眼

他就此常被拒千里外……

(三)

他猛地吸着最后一口烟

咳着把烟蒂在地上按熄

想起一生歷盡風霜
如今却依然落魄街頭

故鄉景物已翻新
使他更有無限憤慨：
「窮人家流血流汗
在這裡只有廉價出賣」

「這世道早該變一變
叫窮人有吃飽穿暖的一天
不能再這樣忍受下去……」
想着想着，他準備站起來……



後 記

詩歌，據說是最不能引起讀者「共鳴」的文艺創作形式，自然，詩集的出版，一般上的反應，也就落得有如「石沉大海」了。

我的瞭解，這的確是馬華文艺界的客觀情況；但想起一些好詩句如：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以及那些富有生活性、戰鬥性的民歌，如這首「修渠」：摘來日月渠中縣，条条大渠通上天，不怕天干不下雨，銀河不干渠不干。……等等這些：却是永垂不朽的受人傳誦。另一方面，詩歌是謳歌勞動的最先文学創作形式，反過來說，它是勞動人民所共全接受的。

因此，自己总觉得，祇要我們文艺工作者，真正的深入群眾、生活，深入了解整個社會動態和歷史發展，緊緊結合滋養豐富的好民歌，真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時代面貌；這樣，詩歌在馬華文学領域中，其前途是光明的。

要強調的是，自己的看法，肯定會有片面的地方，希望能有更多關心馬華詩歌前途的文艺工作者，提出寶貴的見解。

×

×

×

謹以此詩集，作為學習成績的小結，如果從中能使得讀者領略到一絲半點的現實味道，對我來說：是鼓勵和攸心；全時，若能給馬華文艺界微盡九牛一毛的力量，也是我最大的心願。

書名「生命的艱途」，祇是感到生活中的勞動者，多少

都有那么一段类似的「人生经历」，这在自己生命中是没法磨滅的，因而名之。然而，由於自己拙劣的文笔，生活体验的膚浅；始終不能描繪出劳动者心声的万一；其他的拙作，也大量地存在着各种的缺点。

实在的，本身在写詩的道路上，一直是处於摸索中，步子移錯的地方，肯定会很多；而最渴望的，是更多的扶持和指导，以便在往後的学习中，更仗心百倍，把步伐移得穩健些。

最後，順便向給集子提意見、帮助，以及関心和鼓励我的朋友们，致衷心的謝意。



作者识

一九七三年八月



生 命 的 艱 途

作者：高澈

出版：向阳文化企业公司

44, Tembeling Road,
Singapore 15.

承印：百利达印务公司

定价：M\$ 0.80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